

成阳飞雪 著



天  
屈  
神  
功

# 天蚕神功

—

欧阳飞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·沈阳

# 天蚕神功

二

欧阳飞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·沈阳

# 天蚕神功

三

欧阳飞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·沈阳

# 天蚕神功

四

欧阳飞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·沈阳

# 天蚕神功

五

欧阳飞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·沈阳

# 天蚕神功

六

欧阳飞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·沈阳

红叶舞西风。秋已深。

飞瀑之下，枫林之旁，激流之中一方巨石之上，孤鹤般立着一个白衣人。

白衣如飞雪，这个人的一头散发亦是白雪般飞舞在西风中。

他一头白发，眉毛亦根根发白，可是面上却连一丝皱纹也没有，根本就看不出有多大年纪。而双颧高耸，两颊如削，容貌峻冷而肃杀，肌肤简直就像是死鱼肉般，一丝血色也没有，那嘴唇亦不例外，有如冰封过一样，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铅白色。

最诡异的却还是他的眼睛。

那双眼睛狭而长，竟然完全是眼白，冰石一般，仿佛已凝结。

在他的左手，握着一支长逾七尺，名副其实的长剑。

有道是一寸长，一寸强，但剑长七尺，连出鞘也大成问题。

这个人用一支这么长的剑，若不是装腔作势，故作惊人，拔剑必定其快如闪电，剑术也必然别具一格，不比寻常。



激流撞击在巨石上，水珠飞溅，风迎面急吹，山上的枫叶血雨般“簌簌”飘落。

衣袂在舞风，散发在飞扬，天地间，一切仿佛都在动的状态中。

只有那个白衣人，一动也不动，仿佛与巨石化为一体，远远看来，却是一团烟雾。

静止的烟雾。

风一吹，却像要散为千丝万缕。

他的眼始终睁大，冰石一样的眼珠毫无生气，一些神采也没有。

谁也想不到，好像这样的一双眼睛，竟然会射出闪电一样凌厉的光芒。

目光一闪，白衣人身形亦动，裂帛一下破空声响，人亦如闪电一样射出！

那支七尺剑的剑鞘同时短了三尺。

剑鞘没有断，只是笔直的没入石中三尺，白衣人身形同时笔直射入半空，剑随即出鞘，人与剑刹那合成一道飞虹，射向三丈外一片飞舞在西风中的红叶！

剑长七尺，三丈距离一瞬即至，剑尖从那一片红叶当中穿进，穿透青锋三尺！

那一片红叶只是普通的树叶，这一剑如此迅急，红叶竟然没有被剑风激飞，就只有一个解释——剑实在太快！

所以在红叶还未被剑风激飞之前，已经被剑尖刺入、穿透！

剑刺入三尺，突然同出，剑锋完全从叶上脱出的时候，白衣人身形已倒飞回激流之上，凌空落下来！

他双脚不偏不倚，正好立在原来的位置，右手仍握在剑柄上，剑却已入鞘。

他凌厉的目光亦敛去，木立如故，就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风仍在急吹，那一片红叶仍然飞舞在急风中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声音突然随风吹过来。“只不过三月，四弟的剑术想不到竟精进如斯！”阴柔的语声，仿佛很遥远，又仿佛就在咫尺，语声落处，一个人风一样掠过林梢，落在激流河畔，身形竟有如落叶一样飘逸轻盈。

他身材高瘦，一身灰衣，就像是半截枯竹。

身形凌空未落，他鸟爪也似的右手一探，将那一片红叶挟在食中指之间。

那一片红叶也竟然没有被他的身形带动，他身形着地，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，就像是一片飞絮，幽然飘落在地上。

在着地之前，他身上每一分每一寸的肌肉都仿佛在动，一直到着地，那种动才静止，这个人也才令人有真实的感觉。

他的年纪看来已很大，一面的皱纹，须发灰白而疏落，根根可数。

白衣人看着他着地，才说出一句话：“大哥的轻功又如何不是？”

灰衣人一笑，手一扬，那一片红叶又从他的食中指之间飞出，飞舞在空中！

即时数十点寒芒一闪，才飞起的那一片红叶又落下，落向旁边一方巨石，那之上，赫然已插着七七四十九枝紫蓝色牛毛一样的钢针！

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同时从枫林中走出来，一身彩衣，七

色缤纷。

她的年纪看来好像已不小，但又好像并不大，身材适中，体态动人，眉梢眼角，风情万种。

她走得不怎样快，腰扭得却很厉害，纤腰一束，看来随时都好像会断折，可是她虽然这样扭动，始终都没有断下来一样。

这是折腰步，她梳的也正是堕马髻，看着她，不难令人想起后汉梁冀那个善作媚态，颠倒众生的老婆。

她的一只右手正在轻掠被急风吹乱了的秀发。

纤纤素手，光洁如羊脂白玉，就正如她的容貌体态一样充满了诱惑，若不是目睹，又有谁会相信那片红叶上那七七四十九只见血封喉，夺魄勾魂的毒针，竟就是由这只手发出来？

一扬手，毒针暗器便骤雨一样射出，急劲如发自机簧，这种发暗器的手法与暗器的本身一样不可思议。

灰衣人目光落在那一片落叶之上，忽然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惜——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那个女人一眨眼睛，笑问，笑语声与她的体态同样迷人。

“七七四十九只钢针全射在一片飘飞中的树叶上，无一落空，这种暗器手法，相信谁也不能否认是一流的暗器手法。”灰衣人目光仍留在那一片落叶之上。“却只是一流而已，距离登峰造极的境界，还有一段路。”

“要补充什么？”

“变化！”灰衣人目光从落叶离开。“七七四十九只钢针最少也要蕴藏七种变化。”

“七种变化是不是太多？”

“不多——”灰衣人目光转落在那个女人面上。“在你的暗器射到之前，我的身形最少也能够五变，比起武当派的‘梯云纵’虽然还不如，但足以闪开你射来的暗器，还你致命的一击。”

“轻功如大哥高明的人幸不好，武当的‘梯云纵’以我所知，经已失传。”

“以我所知却没有！”灰衣人目光如惊。“最低限度，我就已看过一个精通‘梯云纵’的武当派弟子。”

“莫非就是那武当长青？”

“正是那青松道人。”灰衣人又叹了一口气。“梯云纵乃是武当七绝之一，又怎会如此轻易失传。”

“一手七蝉器据说也是。”

“也是！”

“比起我的满天花雨又如何？”

灰衣人反问：“你是否也能够一手同时发出七种形状不同、重量不同的暗器，那七种暗器又能够同时击中目标？”

“一手七暗器就是这样的一种暗器手法？”

灰衣人无言以对。

那个女人亦沉默了下去，一丝笑容却也没有。

石上那个白衣人眼中又射出了闪电一样的寒芒，忽然问：“武当的两仪剑法也有方才我那一剑迅速、准确？”

“迅速准确得多。”

“大哥所说的都是事实？”白衣人冷笑。

灰衣人没有回答，只是笑一笑。

白衣人看在眼里，面色更苍白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枫林

中又响起了一个声音：“只不知武当的开山刀是否也有我这奔雷刀的威力？”

雷声落人现，一个红衣虬髯大汉大踏步从林中走出来。

他身材魁梧，有如半截铁塔，右半边身子赤裸，倒提着一柄斩马长刀。

寒光一闪，长刀急落，雷霆响声中，正斩在石上那一片被剑洞穿、又钉满了毒剑暗器的红叶上！

红叶也没有被刀风激飞，在刀下齐中一分为二，那方巨石亦同时分为两半！

红衣大汉咆哮一声，回刀指天，他的咆哮声亦有如雷霆一样，震人心魄。

灰衣人目光一落。“好刀！”

红衣大汉大笑。

灰衣人说：“大哥只希望你每一次要斩杀的敌人，都像这方石一样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立在那里，等着你一刀斩下来！”

红衣大汉一龇牙，旋身突然向那个灰衣人连砍十三刀！

那个灰衣人仿如未觉，可是刀一到，他枯瘦的身形便飘飞，连闪十三刀，一掠三丈，落在激流中另一方巨石之上。

红衣大汉没有追击，一反手，“夺”的将刀插在地上。

“十八年了——”灰衣人仰天突然叹了一口气，这片刻间，仿佛已苍老了很多。

那个身穿彩衣的女人追问：“我们的身手比十八年之前如何？”

“好得多，可是与我的理想，仍然有一段距离，就说三妹你——”灰衣人目光一转，“仍然没有信心将那袭彩衣脱下来。”

“我本来就喜欢穿着美丽的衣裳。”那个女人笑着，笑得却有些勉强。

红衣大汉接上一句：“大哥莫忘了三妹是一个女人，爱美岂非本就是女人的天性？”

“而且一身彩衣，七色缤纷，对手一见，难免眼花缭乱，暗器正好乘机出手。”灰衣人又叹了一口气。“这却也无疑提醒敌人小心暗器。”

他目光一转，说话又接上：“这些年来，我知道大家都很刻苦，江湖上，现在能够敌得过我们的人，相信已不多。”

“这还等什么！”红衣大汉挺起了胸膛。

灰衣人一笑。“这一次若是再失败，我们以后只怕都没有机会了，有句话，我本该留在心中，却是又如骨在喉，不吐不快！”

“那就吐出来好了。”

“凭我们的武功还不足以纵横天下！”灰衣人的笑容很苦涩。“我们无疑都已尽了心力，武功只是到这个地步，已不关苦练与否，只因为我们的武功本就是即使再练下去，也不会再有什么进展。”

“那么大哥的意思……”

“也许我们该学习一下别人的——”

白衣人很少说话，这时候突然开口：“武当派的七绝是不是最为适合？”

灰衣人点头。

彩衣女人又笑了起来。“只可惜我们的年纪已实在太大，而且即使我们有这个诚意，又不惜拜在武当门下，也只是厢情愿，人家绝不会答应。”

“那该怎样？”红衣大汉急问。

“要学习别个门派的武功，以我所知，最少有七百种方法。”

“不错——”白衣人接问：“大哥这样说话，相信已经想到了一个最好的方法了。”

灰衣人点头。“这个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，这之前已经有人用过。”

其他三人那刹那仿佛想起了什么，耸然动容。

“有过一次的失败经验，应该就不会重蹈覆辙，”灰衣人显得有些感慨。

白衣人忽问：“我们之中，谁做这件事合适。”

“谁也不合适。”灰衣人目光再转。“我们的年纪已实在太大，而且凭我们的身份，也咽不下这一口气。”

白衣人白眉一扬，若有所悟：“大哥是要他？”

灰衣人一笑。“你说他是不是最合适，最理想的人选？”

白衣人颌首。

彩衣女人媚眼一瞟，“格格”娇笑。“他实在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。”

“最少比我要聪明。”红衣大汉居然这样说。

“既然大家都不反对，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”灰衣人语声一落，身形一动，一缕轻烟般，竟逆着倒泻下来、天河一样的那条瀑布飞掠上去。

红衣大汉将刀从地上拔出的时候，那个彩衣女人经已不

知所踪。

“有趣有趣！”他耸声大笑，连声大呼，大踏步往来路走回。

白衣人目送红衣大汉背影消失，一翻腕，将剑鞘从石上拔出，身形接展，飞越激流，掠入枫林深处。

那块巨石即时四分五裂，散落在激流中，激起了无数水花！

水花消逝的时候，一切又回复正常。

西风却吹得更急了。

清晨。晓色未散，朝雾仍浓。

二十七峰朝雾中迷离，天柱峰就更仰头不见，整座武当山有如人间仙境。

在武当山来说，这一声钟鸣，就是表示这一天的开始。

钟鸣不绝，一声紧接一声，朝雾渐淡，仿佛为钟鸣声击散。

诵经声在紫霄殿消散的时候，武当派弟子齐集在广场上，练他们要练的武功。

吆喝声此起彼落，一群武当弟子赤裸着上身，在练他们的拳术。

他们的动作与呼喝声同样整齐。

再过十数丈，一道高墙的前面，十数个武当弟子在练习发暗器。

一个高而瘦的汉子在他们后面巡视着，他的一双手臂同样枯瘦，手掌却阔大得有异常人。他就是武当派年轻一辈中，轻功与暗器练得最好的姚峰。



高墙的前面三尺，插着一个人形的木靶，上面已钉着几枚暗器。

姚峰走过最左的一个弟子，脚步一顿，身形暴射，手一挥，“飏”一把飞刀从手中飞出！

刀直飞向那个木靶，急劲之极。

“叭”一声，刀飞射在木靶上，整个木靶片片碎裂！

那些武当弟子都应声抬头，都为之一惊。

更惊的却是离木靶丈许，靠墙站着的那个人。

清晨的山上无疑是比山下寒冷，可是还不是穿棉袄的时候，那个人的身上却穿着厚厚的好几件棉袄，甚至手脚亦用厚布缠着，连头也没有例外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最怪的，却是他上身前后都挂着一块大铁板。

他应声回头，眼旁的肌肉一跳，眼珠子几乎瞪了出来。

姚峰即刻道：“练暗器非独要准确、巧妙，而且还要劲。”

目光一转，盯着靠墙站着的那个人。“你到了。”

那个人浑身一震：“我？”

姚峰暴喝：“还呆在那里干什么？”

那个人目光闪动，终于俯身捧起了一个木靶。

姚峰半身一转，接着挥手：“击鼓！”

那边的树下放着一个牛皮大鼓，一个赤着上身的武当弟子双手各执木棍，用力地击下。

“咚”的鼓一响，那个人便自一跳。

他一跳一跳的跳到那块为飞刀击碎了的木靶旁边，双脚便似乎软了。

姚峰随即大喝一声：“开始！”